

Yannick 舉例，「像卡通裡青蛙總是『呱呱』，但台灣沒有一種青蛙叫聲是『呱呱』。」這樣的習得，窄化人類對事物的認識，同時也限縮表達與溝通。 但囿限也有雙層含義，人類聽覺其實十分敏銳，「只是聆聽的習慣從小被摧毀。」Yannick 認為，懂得聆聽，聲音就能喚醒語言，乃至身體經驗。「若我們聽見珊瑚礁魚類每天清晨都會唱歌，可能就會想『牠們是否快樂』？」由此不斷延伸，人類將會思考：為何海洋生物遭受傷害？

他的想法承襲自愛沙尼亞的生物學家魏克斯庫爾（Jakob von Uexküll）。魏克斯庫爾以「Umwelt（德文「周遭世界」）」作為理解生物的視角。他認為每個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感知環境，而感知就是接受和製造符號的過程，這過程建構了生物的「周遭世界」。有多少生命體，就有多少「獨特的」世界，但也意味：每個物種永遠無法主觀地理解或察覺另一種物種構築的世界。

儘管如此，這曖昧縫隙卻是人類得以深掘之處。人類富想像力，且有一再突破的科技，得以接近其他生物的世界。Yannick 希望透過錄製珊瑚礁的聲音，讓人踏出原本狹隘的認知，理解珊瑚礁、海洋與人類的緊密鏈結。但從發想到開錄，Yannick 走了十年。



小標位置

有別一般水下錄音，Yannick的計畫核心是要辨別不同聲音的意義。因此不是單純聲音採集，還得能清楚辨識物種、行為、在什麼時間或季節所發出的聲響。這使計畫無法像鯨豚錄音，只要水底麥克風下水即可。

他想過一人在船上拉線、一人帶設備下潛，但潮汐跟風浪會讓錄音窒礙難行；將錄音設備架設在海中也有風險，「很難固定設備。萬一被浪沖走，電池對海洋是很大的污染物。」此外，水下錄音不若攝影風行，市面上甚至買不到錄音設備防水盒。

2016 年，他嘗試自製防水盒結合浮板進行錄音。但浮板隨浪晃蕩，會錄到雜音。2018 年，Yannick透過台灣聲景協會得到一台錄音機，並從漁夫的生活經驗獲得啟發——他將錄音機裝入一圓筒狀的防水盒中，再用採集漁獲的網袋包裹，網袋上下拉開，可服貼防水盒，其上下兩端分別能繫住浮板與重物，錄音設備終於能穩穩地在水中留下清晰聲響。

只是克服技術問題，珊瑚礁的衰敗每況愈下。寒害時，盛產珊瑚的澎湖青灣，其水深二至二點五米、對溫度敏感的鹿角珊瑚，全數白化死亡。澎湖水試所當時即刻進行長期水下珊瑚監測，幾年過去，恢復情況並不良好。Yannick今年下水觀察，發現澎湖海域的珊瑚礁比寒害時更為脆弱、幾近滅絕，「今年溫度太熱，珊瑚就像泡在溫泉裡。」事實上，不只澎湖，2020 年全台珊瑚礁，都備受高溫折磨。

